# 媚娘传

＊＊＊＊＊＊＊＊＊＊＊＊＊＊＊＊＊＊＊＊＊＊＊＊＊＊＊＊＊＊＊＊＊＊＊

看过电视《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都知道中国古代女强人的传奇故事。

这本至少二十年的「地下书」的情节与电视连续剧很接近，既按史实作出记载又有些细腻的情色描写，使人看

起来不闷…

其中武媚娘同时与唐太宗及太子李治的风流史，以及唐高宗和上官婉儿初夜时武媚娘也在旁，三人同床的房事

也作了祥细描述。

本段则是武媚娘宫中生活的一斑，仅作抛砖引玉，向大家推介，有待持有此书而热心与同好分享着扫描改写贴

出！

＊＊＊＊＊＊＊＊＊＊＊＊＊＊＊＊＊＊＊＊＊＊＊＊＊＊＊＊＊＊＊＊＊＊＊

媚娘醒来时，叹一句道：「美哉睡乎？」

上官婉儿迎前道：「那秃奴昨夜也太过份了，太后午睡，从来没有这么久的，要不是他使太后过份疲乏，也不

致如此。」

媚娘道：「婉儿你有所不知了，如果你试过了，包你叫好的。虽然过份疲乏，但当时的欢愉，不足为人道，事

后的浓睡，又是一种美的享受。」

上官婉儿心中暗暗好笑，太后还说自己没有试过，却不知自己早已试过了。

武则天一睡而醒，更是精神旺盛，虽然朝廷百事，说是有睿宗负责，但每日里，仍然要处理不少事情的。昨夜

风狂雨骤，今日整休了后，却是处事更冷静更精明，精神也特别好。

才到晚上，又想起了薛怀义来了，她屏退各人后，对上官婉儿道：「婉儿，又把那厮唤来罢。」

婉儿一笑，立刻拉动了铜铃。然后道：「太后，请卧到床上吧，我去了。」

武则天一笑道：「我不必睡到床上去，我要他今天扮犬儿。婉儿，你也不必离去，你在此替他除下衣服。」

上官婉儿唯唯以应，心想：又不知太后玩的是甚么把戏了？当她这样想的时侯，低头看见没有穿裤子的太后，

双腿张开，袍服亦拉起，正如薛怀义所说，桃源洞府之前，苍松满布，具有无限劲力。

薛怀义又像昨夜那样慢慢试探然后爬出来了，他掀起了床下的布帘，见到了上官婉儿，有些愕然。

上官婉儿做个手势，叫他爬出来。

武则天道：「宝贝的犬儿，还不出来？」

薛怀义一听到犬儿两字，已知她要甚么了。当他爬出来时，看到武媚娘这个情状，知道她把自己叫做宝贝犬儿，

为的是甚么？

他伏在地上转身，后足一蹬，便扑到床沿，前肢按看了床边，仰头摇摆，活似犬儿见到了主人，摇头摆尾一样。

上官婉儿见了，不禁暗暗好笑，你这薛怀义，奴才就是奴才，叫了一声犬儿，他就真的变成一头狗儿了。

当然，她是不敢笑出来的。

然而，当上官婉儿欲笑不敢笑之时，知又使她愕然，因为薛怀义这一头犬儿，不只对主人摇头摆尾，而且还向

主人讨取食物，他张大了口，吐出了舌头，在某一些地方不停的舐，那地方似乎其味无穷。

其味无穷不只是薛怀义，而且从武则天面上看到，因为此时的武则天，头面渐渐仰了起来，双目渐渐闭合，呼

吸渐渐急促，一只手按住他双肩，渐渐用力去握捏。

上官婉儿对于个中情景，也是知道的，她明白到，女人在某等情况下，才会作出了如此表现，那就是说：极度

快感，极度舒服！

此时，武则天本来是挺直的坐起来的，但因为身体渐渐仰后了，单纯靠腰力，已感不足了，于是，她把双手往

后，支架在床上，将身体支持了起来。

但不久，显然连只手作支撑也无力了，用手掌撑床，转变为手肘，又由手肘，转为背部全部落到床上去。

上官婉儿心想：原来这厮，还有这一手的，有机会时，我也要试试。

忽然，她听到武则天像梦呓似的道：「婉儿，婉儿。」

「奴婢在。」上官婉儿说。

「我命你，命你，哎唷！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武则天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几个字。

上官婉儿立即上前，把薛怀义身上的衣服解脱了去。

当上官婉儿替薛怀义除去衣服了后，首先入目的景像，就是他怒张的态势。

虽然，那话儿她是见过了的，但在禅房内，当时自己躺下，所见只是隐约，不似此时的看得真切。

在此同时，又见到武则天头、背贴着床了，双足本来在地上的，此时却曲到床沿去了。

武则天嘻嘻然笑了：「怀义，你不要作弄我了，快些给我吧。哎唷，就是这样，这样，唉，好，好呀！」

上官婉儿听到了武媚娘的叫好，眼望薛怀义使到媚娘叫好的动作，她自己却认为不好了，因为自己心痒痒的不

好受。

上官婉儿的心头是火热的，她的火山口，喷出了熔岩，使她热呼呼的，需要男人制止或引导火山爆发，或者需

要冷却。然而，眼前只有一个男人，此男人正要填塞另一个火山口，自然轮不到她了。

另一方面，没有媚娘的命令，她绝对不敢走开，她只好站在旁边，看别人快活。

而且，把身体支撑了起来，喃喃的道：「婉儿，给他脱去了吗？」

「都脱光了。」

「那话儿怎么了？」媚娘闭目而问。

上官婉儿看了一眼道：「生气勃勃。」

媚娘道：「怀义，不要作犬儿了，你应该变作青蛙上滑石。」

薛怀义道：「奴才遵命。」

他爬了起来，然后爬到滑石上去，贴着了滑石，想升高又升不起的跌了回下边去自己难受。

不过，凡是知识水平高的女子，她们都不是直觉的，而是幻想力丰富的。

上宫婉儿也一样，虽然她得不到直接的刺激，但幻想却使她无限快感。

床上的武媚娘，始终两脚的脚板踏在床沿，膝头曲起了，但她自己的身体，却是多姿多采的，她的叫声，也是

多姿多采。

这叫声，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她自己真正感到极度快慰而出现的。

至于薛怀义，则始终双脚踏在地上，人站起来，只有一个膘部运动的动作而已。

过了很久，薛怀义和媚娘，都停止不动了。突然，媚娘将曲起的双脚一撑道：

「去你的。」

薛怀义没有料到媚娘有此一着，给她一蹬，便蹬跌在地上。

上官婉儿立即上前道：「太后，怎么了？」

「没有甚么，那厮，那厮。」媚娘伸手抓住了婉儿，坐了起来，又是哎唷一声，叫了起来。

上官婉儿当然知道媚娘的叫，是因为精液倒流所引起的，因此她也暗暗好笑。

媚娘看到地上的薜怀义，似喷似怒的道：「还不爬同你的狗洞去！」

薛怀义立即叩头，然后爬入了床下。

上官婉儿道：「等一等。」她拾取了他的衣服，掷了给他，又道：「快同那边去，不要让人发觉。」

话虽如此，但从此之后，事情由秘密而公开了，因为薛怀义不只晚上听铃声而由狗洞爬过来，有时在宫中，公

然和武媚娘饮宴，甚至和媚娘白昼宣淫，因为媚娘一遇到心情恶劣，办事无心，或者问题解决不来时，就找薜怀义

到来，给她开心，使她能够稍稍的冷静。

时日一久，加上绝不避嫌，自然是由秘密转入公开。

当然，上官婉儿日夕有所见，免不了也在秘密地分一杯羹，而他们之间，就不如武则天的公开，而是秘密行事。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两人间事被则天撞破，双双跪地求恕。

则天本欲杀之，转念一想，不如三人一体，岂不更好？遂恕了二人性命。

此后，她遇有来潮之期，便将薛怀义让给婉儿享受。其他的日子里，自然独自享用了。

武媚娘在宫廷内，以薛怀义为性生活的主要解决人物，这因为朝廷的事繁复，她才在工馀之瑕，解决一下自己

的性生活，同时也开开心。

在朝廷上，媚娘也是十分开心的。

因为她已由幕后的太后，走到了台前，成为武则皇帝。

她第一件事，就是将国号改为周。以原来的皇帝睿宗李旦为皇嗣，赐姓武，以李旦之子李成器，原来的太子为

皇太孙。

一夜，薛怀义和武则天在明堂饮宴，薛怀义旱有安排，到了适当时机，薛怀义道：

「今宵有一节目，可娱圣上，陛下先饮几杯，好戏便上演了。」

武则天招他过座，然后依偎而饮，三杯到肚，已有一些情意了。她道：「阿师，有甚么好戏，现在是表演时候

了。」

薛怀义向自己的亲信打个眼色，几个亲信，到白石阶前，揭开了两方白石，鼓掌三声，一边是裸男，一边是裸

女，鱼贯而出。

这些裸男女，个个都年青，女子貌颇美，选自宫中粉黛，她们都是性饥渴者，那些裸男，选自民间土木工人，

但入选者，则是些身躯不大伟岸的人，因为如此，给武则天见了，自然会和自己比较，则相形见拙了。

在此之前，薛怀义已常常在明堂上开无遮大会，让一班宫巾粉黛，完全赤裸的，侍候他一人饮宴，他左拥右抱，

上抚下撩，极尽荒淫之能事，为了怕武则天知而问罪，这一夜特别在御前表演。

当一群裸男与裸女，分两行而出，跪伏阶前时，武则天对薛怀义道：「阿师，这个节目，不过是人体演示，有

甚么好看？」

薛怀义道：「这节目为无遮大会！」

「无遮大会？」武则天问。

「对了，叫做无遮大会。氐薛怀义道：」第一个无遮，是说男男女女，绝无遮掩，第二个无遮，就是说男女交

欢，天为罗帐地为床，绝无遮掩。「

武则天笑道：「现在开始表演罢！」

薛怀义拍拍手，这些裸男裸女，便站了起来。

薛怀义又拍拍手，裸男裸女，双只转身，面对面而立，然后走上前，又转身，成为两行并列。

薛怀义又拍拍手，为首两个裸男裸女，就互相携手，前行数步，便转身而行，有如相抱，第二对、第三对，一

对对的行前，然后一对对的转向。

武则天看了，已感大乐，因为这些裸男裸女，虽然一对对并肩而行，但形状就一个个不同，有些只是手挽手，

有些穿腕于臂，有些互相搂腰，后边作交叉形，有些如孖公仔，半抱而吻，有些男抚女乳，女握男势，今人的拍拖

方式，虽然多采多姿，但真正开始，在李唐、武周时代已经出现了。

当这些裸男裸女，一双一对，经过行圈了后，分散开了，一对对在不同位置时，薛怀义又拍一下手，于是，一

只一对，坐倒地上来了。

武则天看看这对，看看那对，更是乐不可支，内分泌也自动流出了。

原来这些一对对男女，此时每一对动作有所不同。

有一对，男女轻怜蜜意，互为爱抚。

有一对，女的木然无表情，男的尽量加以排逗。

又有一对，男女之间，互相打情骂俏。

有一对，女的推拒，声声说不依，男的如狼似虎，显然要施强暴。

更有一些，双方十分饥渴，才坐到地上，便开始为欢，似乎已到了紧张阶段。

有一对，女的躺在地上，身体不断摆动，口中伊伊唔唔，唱出了无字新曲。

也有一对，男下女上。

骑马式、鱼跃式、滚地葫芦式、蝴蝶双飞式，不一而足，武则天叹为观止。

在叹观止之同时，媚眼如丝的道：「阿师，这无遮大会，是怎样想出来的？」

「富天地初开，人与人之间，本来绝无遮掩。」薛怀义在解释说：「那时的人，没有衣服穿，没有屋居住，为

欢作乐，像吃饭一般的需要，也像吃饭一般的平常，那是不怕人见到的。于是，无遮大会，便在每逢节日举行是。

今天再演，等于同复自然，我佛如来，就是在此等情况下降生于人世，但他知不受此种风俗感染，他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武则天道：「这两句话怎么解释？」

薛怀义道：「色是颜色，空是一无所有。在佛祖的目光中，虽然有事吻，但看起来一无所有，眼前无物，知看

见有东西，这就是说！眼前事吻，虽具吸引，但佛祖如来，却是一无所动。」

武则天听到了薛怀义的一番佛理谈论，笑着说：「没有理由，事物的存在，怎能视而不见？」

薛怀义道：「这一切，在乎一颗心，心中有物，无物可见物，心中无物，有物亦如无物。」

武则天伸手过去一握道：「你是骗人的，我心中想有此物，而我身上并无此物。」

薜怀义道：「善哉善哉，陛下心有所想，物已在握了，如果陛下想将此物移到自己身上，不一样心想事成么？」

武则天一笑，在放手之时，轻轻打了下去道：「你这秃奴，巧言善辩。」

她说了后，望到阶下，突然呆住。

原来此时阶下，一个裸男给那裸女翻身倒在地上，裸女坐了起来，本来她是十分美艳的，此时知变得十分恐怖，

双目现上了红筋，头发蓬乱，张开了口，便在那裸男身上乱咬。

裸男泄后，本来全身无力，才给她翻了过去，他以为可以休息，但裸女咬一口，他就全身抖动了起来，她转向

别一处咬一口时，他又是全身跳动。

裸女连续的咬他，他的身上又是连续的跳动，突然，他的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出现了丝丝血迹，而裸女咬他身

上的地方，一路一路向下移时，武则天可吃惊了。

武则天所以吃惊，是怕她的咀，咬到了某一处地点时，会弄出了事来，因此连忙喝止道：「阿师，你看她发狂，

如果她一下子咬断了他…」

她不仔意思说下去。

薛怀义乘机道：「大好青年，如此不济。」跟着提高声浪，叫了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向那个疯狂的裸女一指。

那两个裸男听了，本来他们都正在各拥一女的，此时都将怀中裸女放弃，双双走了过来。

一个拉着了裸女双肩，大力扯开了，裸女给他扯得仰跌在地时，另一个裸男，已走到她两腿之间。

「哎唷！」如痴如狂的裸女，大叫了起来。

武则天笑了，她想：如果我有机会能如此接力战，一定十分有趣。

可是，原在交欢中的两个裸女，忽然失去了她的需要，自然也不肯干休的，连忙翻身而起，便要将自己的人夺

了同来。

发狂的裸女见到有人来争夺，也不肯示弱，只手将对方的脖子搂住，不使他起来，于是，三女两男，展开了争

夺战了，也有一些裸男看到兴起，抓住一个失去了男性的裸女，按她在地，便由他取而代之。

那个正在愉快中的裸女，骤失了对手，自然不肯干休，于是，又扑上来争夺。

台阶下，此时但见到团团白肉，往来争逐，在地上翻滚，看到武则天兴趣甚浓，忽然道：「阿师，我已听人说

过，你常常开此等无遮大会的。」

薛怀义道：「陛下，别人说的都是事实，这一切，无非为了陛下。」

「胡说，你欢喜如此嬉玩，还说为了我。」

「这是真的。」薛怀义道：「譬如一队军队，在打仗之前，也要训练呀，我往日开的无遮大会，就是给他们好

好训练，待他们娴熟了，然后能在御前表演，难道你见不到吗？他们是多么的有规律，多么容易指挥。」

薛怀义斜眼偷看武则天，知她已渐为所动了。

其实此时，武则天亦为目前的情景弄得十分兴奋。

武则天笑了，明知这是薛怀义的狡辩，但为了袒护了他，便也不咎既往。却道：

「现在，这一支男女军队，已经训练有素了，以后不必再训练。」

薛怀义道：「主上，我四次带兵攻突袭，都无功而还，主要原因，正是兵士训练不足。为了要娱陛下，这一支

男女军队，还是要训练的。」

武则天笑着说：「怪不得你带兵于外而从来无功了。你呀，就是不懂得秘密练军这一点。」

说时，一手抓住了他的把柄，大力一摇。

薛怀义唯唯，然后低声道：「陛下，不知您要不要微臣服侍陛下，转入寝宫更衣换裤？」

「你这小冤家，如要入到了寝宫，将更及换二字，改为一个脱字就是了。」

武则天瞟他一眼地说：「可是，这些人…」

「你放心，我会好好处理的。」薛怀义把武则天扶了起来，用手把住了她的胖腰，便回寝宫去。

武则天走动时，摇摇欲坠，她一伸手，便抓住了他腰带以下的一条铁枝，将自己的身子支持了起来。

薛怀义向亲信打一下眼色，便扶了武则天入内。

亲信即吩咐这些裸男裸女，退回地下室去，然后继续为欢。

一时间，阶下裸男裸女，已无一人在，只剩下薛怀义的几个亲信，在打扫战场。

【完】